

中
短
篇
小
说
集

少年游

甫跃辉 / 著

21
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1年卷

卷

作家出版社

中短篇小说集

少年游

甫跃辉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游/甫跃辉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11

(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11年卷)

ISBN 978-7-5063-6107-1

I. ①少… II. ①甫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9211 号

少年游

作 者: 甫跃辉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特邀编辑: 朱晓岭

装帧设计: 守义盛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×210

字数: 190 千

印张: 8

版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107-1

定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张 镏 崔道怡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吴秉杰 张 镏
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
秦 晋 秦万里 崔道怡 阎晶明 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何建明
副主任 侯秀芬 李小慧
委 员 侯秀芬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：

甫跃辉，男，1984年生，云南保山施甸县人，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小说方向研究生。

2006年在《山花》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《少年游》。中短篇小说见《大家》、《花城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长城》、《文汇报》（香港）、《幼狮文艺》（台湾）等文学期刊。有作品入选多种选本。获得2009年度“中环”杯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新人奖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，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

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

更多的好作品，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

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1994 年初秋

序

让心灵在人间烟火中互相沟通

阎晶明

读完甫跃辉小说集里的所有作品才见到他的简历，二十七岁的年龄，从云南边陲来到上海求学工作，因为写小说，因为研究和编发小说。这样的历程不由得让人心生感慨，文学，原来还可以如此美好地与人生结合在一起，可以同我们的生活一起慢慢成长，享受她带来的无穷乐趣。二十七岁的甫跃辉居然写出这么看上去有点老成的小说，年轻的他竟然依靠回忆在写作上继续前行。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

一个不固定方位的南方，一个并没有在历史的躁动中被彻底改变和颠覆的乡村世界，一群可爱而悠然自得的乡民，构成了甫跃辉小说的基本面。是的，你不能确定这是“彩云之南”，还是“江南水乡”，总之，这是中

国乡村社会的一隅。甫跃辉笔下的乡村是鸡鸣狗吠的乡村，是一个乡村少年记忆里的乡村。它充满了烟火气，可以闻到牛粪的味道，也可以听到草木生长时的声音，可以看到人们的喜怒哀乐，也可以体会到难得的人间温情。在他的小说里，《白马》、《雀跃》、《巨象》、《鱼王》，以动物命名的小说占了半数，“街市”、“白雨”、“红灯笼”、“滚石河”，这些乡村风景也成为常见的意象。已经很久了，很少能从“农村题材”小说里看到真实的农村景象，也很少能从“乡土小说”里读到泥土的气息。在一个被概念、观念、历史观、社会批判包容的小说世界里，真实的乡村被抽离、分割和遮蔽了。甫跃辉让我们看到农舍里升起的炊烟，听到了男女老少没有拘束的大呼小叫，看到了情仇并存的人与人的感情。我因此对他的小说充满了好感。

这是一个少年眼里的乡村，这是一个成人对乡村社会的记忆，但他不是因为变成知识分子而去刻意反观，也不是在城里遇到艰难所以才去回忆。这是他写作的出发点，是他自己心目中最值得去过、去回味的人生。

中国乡村有多少种说不清楚的感情，有多少并不剧烈的冲突和可以和解的矛盾，多少出于爱的恨和归于平静的纠葛，甫跃辉在用自己带着温情的笔调讲述着。《红马》是祖父孙三代之间的理解和呵护。爷爷跃马飞奔的辉煌和今天“割草”而不得的落寞，那是一种难以道出的苦衷。《雀跃》里一个院落里两家人之间的冲突，孩童之间不可阻挡的沟通要求，历经十年而重新回到其乐融融的欢快之中的真情表白，都是中国乡村独有的景象。

在最纯朴的生活里却具有魔幻色彩的意象和景致。它们不是一个文学家利用技巧刻意“变形”，而是生活里可能实有发生的事情。《红马》里的“队长”，英雄美女跃马奔腾，而那女子却是一把“梳子”变成的精灵，当那把梳子在火中发出带血的

嘶鸣与异味，当那匹红马突然消失的瞬间，一个英雄的落寞从此开始。一幅幻象式的图景就这样呈现在读者眼前，虚实兼备。《鱼王》里的白水湖中是否有鱼王，鱼王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小说将一条罕见的大鱼晒上湖边，它的出现无疑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秩序，而这一切的真正推手其实就是人自己。小说的结尾是鱼王骨架的呈现，“少了一根刺”或许也是一种独特的意味。一个曾经安宁的、充满不可知性的世界开始了它裸露的、不再神秘的时间。

作为一名写作者，甫跃辉不是“编织”（这同样是一种合宜的创作方式），而是在回忆，回忆那些亲历的事件，回忆和梳理那些仍然挥之不去的感受。所以个人的成长故事在小说里同样时有所现。《走失在秋天的夜晚》和《少年游》是其中的代表作品。《少年游》是一种近乎于“在路上”的小说，让人联想到“某某历险记”的故事。“我”在十二岁时出走，直到二十岁时已经经历了很多。“悠悠”、“小木头”和“我”共同经历过的一切，在今天看来，在大历史的喧嚣中可能都算不了什么了，但在“我”的心间，它们却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，这种美好并不是指生活本身，而是回忆它们时带来的欣慰和温暖。《走失在秋天的夜晚》是一篇最具当下性的小说。但小说所写并非是非是农民工进城的底层生活。李绳和同村女子曹英之间心有相通，但谁也没有勇气去表白。这种不可言说的暧昧和毫无理由的阻隔，恰恰为小说故事增添了悬疑式的色彩。李绳“骚扰”式的电话，曹英从不耐烦到好奇，直到把在这样的电话里倾诉视为自己精神寄托的一部分，将一种悬置性的关系推到极致。小说的结尾，李绳作为一个暗恋者，出于超越爱情的爱与善，做出了让所有人意外的选择：行凶杀人。一切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景况下达到感情与冲突的致高点。小说传达出一种难以理清，但人人似曾相识的生活与情感状态。

滚石河，这条流淌在作者故乡，同样流淌在作者心中的河流，带来了、带走了太多的故事、太多的感情。甫跃辉还写过一篇名为《滚石河》的小说，一个孩童眼中的母亲出走，父亲的仇恨与惦念，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辛酸生活，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书写。在《街市》《初岁》这些作品中，虽然故事的悲剧程度不同，但它们一一都是滚石河边乡村生活的写照。共同构成这一幅明暗杂揉、悲喜兼具的乡村景观。

由于大部分小说的回忆性质和亲历原因，甫跃辉的这些小说似乎很少让社会大历史直接介入其中，它们大多是一时一地人们最基本、最常态的生活反映，是生死爱恨的基本形态的表现。作者是带着理解、同情的笔调去写的。《雀跃》里的邻里两家，看着大打出手，注定老死不相往来，到最后却言归于好，互相关爱。特别是《鱼王》，小说开头部分，“村长”就引入了一个外来者“老刁”，他要承包村里的白水湖，这可是村民们从来的“共有财产”。但小说最终还是没有写成“三农题材”。“老刁”父子和村里的少年们努力结成友好关系，“老刁”时时处处想方设法融入到村民当中。小说故事是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走出高潮的，村民们以极端的、暴力的方式赶走了外来承包者。但我们读到的却是作者对人与人不能沟通的追问，并没有在“社会问题”的是非上做过多停留与关注。且小说结尾处，“老刁”父子的离去和鱼王的消失同时成为故事的收束。这是深有意味的，且不说，“老黑”等村民还在愧疚中停歇了他们的疯狂之举。

甫跃辉这样的作家，他的小说竟然没有受到青春文学、时尚小说甚至学院写作的影响，他以自己的方式，遵从自己的感受、感情和记忆，在写作中表达自己的意念和对生活的理解，寻找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要素：沟通。探讨这种不可沟通与不可逾越造成的悲剧与悲哀，这是一种值得尊重、提倡和呵

护的创作态度。当然，我也一样希望，他今后的创作如要继续前行，还必须要跨越出记忆的圈套，打破已有的格局，向更加宏阔的天地去努力前行。但这一切必须基于他对内心的遵从，对艺术的珍视，对人与人感情沟通的要求，让文学或者说小说承担它最应承担的职责，就像他目前正在做的这样。如果失去这些本色的追求而设法去和别人趋同，则很容易掉入大而无当的窠臼，那反而迷失了自己。写作就是这样一件时时掌握双刃剑的事情。

目 录

总序： 袁 鹰 1

序：让心灵在人间烟火中互相沟通..... 阎晶明 1

红 马 1

雀 跃 16

街 市 36

初 岁 54

守 候 75

白 雨 91

白雪红灯笼 112

走失在秋天的夜晚 134

巨 象 153

少年游 177

鱼 王 199

红 马

爷爷在杏树下磨割草的镰刀。镰刀有我的手臂那么长，弯弯的刃口发白发亮，看一眼都感到脚底发凉，头皮发麻。平时镰刀就挂在老杏树上。我好几次壮起胆子，想要伸手试试刃口快到什么程度，爷爷总是很及时地出现在我面前，高高举起镰刀，说：“碰不得！碰不得！”我腻上去，爬树一样爬到爷爷身上，可爷爷像一棵不断生长的大树，无论我爬多高，那把闪亮的镰刀仍高高在上。

爷爷既不让我看他的镰刀，也不答应带我一起去割草，直到我六岁那年。头天晚上，我几乎和爷爷寸步不离，怕他突然飞走似的。

月亮刚刚升到屋后的枇杷树梢，淡墨般的影子泄在院子当中，随着听不见的风声，轻柔地晃动着。爷爷坐一把小板凳，背靠杏树，弯下身子又直起身子，镰刀在弯成马鞍状的磨刀石上发出粗砺的沙啦声，每响一声，白亮的刀口就在月光中一仄楞，激射出一道小小的闪电。我蹲在爷爷身边，看看爷爷，又看看镰刀，不时地撩起水，洒到刀口上。

“磨快了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唔。”爷爷鼻孔里哼了一声。

沙啦沙啦的声音继续着。我蹲在草地上——院中遍地草根，只要稍微长出一寸半寸，立即被爷爷割了，整个院子平整得赛过我和弟弟新剃的小平头。我和弟弟对此怨言很大，坚硬的草根不止一次戳破过我们的脚，我们更喜欢在长满青草的院子里打个滚儿，可爷爷对我们的抱怨充耳不闻。此时草地冰冷，露水沿着脚脖子爬上来，痒酥酥的，我感到屁股又凉又麻。

“还不快？”我又撩起水，想要洒到刀口上。

爷爷伸手挡住我的手。

我以为磨好了，兴奋地耸起身子。可沙啦沙啦的声音仍旧不紧不慢地继续着。爷爷一句话不说，嗯一声都没有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爷爷才举起镰刀，对着淡淡的月光，眯缝起一只眼睛，用另一只眼睛瞄着刀口。我的心吊到了嗓子眼儿。

“好了?!”

“还差一点儿。”

爷爷又弯下腰，惜墨如金地蘸了一点水，用指尖温柔地、均匀地抹在刀口，温软的沙沙声从磨刀石和刀口之间飘出来。之前还听得见爷爷呼哧呼哧的喘气声，这时候，爷爷静得和磨刀石差不多，粗大的喉结一上一下，一张小小的脸在月光下平静安详，严肃幽深。我感到胸口的心脏激动得像一只跳进了油锅的小老鼠般吱吱乱叫，我努力压抑着快要冲口而出的声音，眼睛一眨不眨，慌慌张张地看一眼爷爷，又看一眼刀口。刀口仿佛一道温暖的目光，和爷爷冷冷的目光对上了。我莫名地感到夜更加静了，听得见树影在院中窸窸窣窣走动。

“好了。”爷爷轻描淡写地说。

我胸中咚一声响，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。我注视着月光下的镰刀口，恍如注视着一道凝固的小小的闪电，伸出的手指久